紹聞編

紹聞編之六

論語下　　　　王樵著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章

或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朱子曰爲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況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爲日最久而所以啟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

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夫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旣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遠哉○南軒曰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爲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非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爲國者以夫天叙天秩實維持之也爲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

焉不然三綱淪斁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問固窮二說孰是朱子曰以文言之則舊說安以理言之則程說勝然曰固有窮時而不若小人之濫則程子之言亦在其中矣○問衣敝縕袍一章子路不以貧富動其心如何在陳耐不得至於慍見潛室陳氏曰子路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處已見得破但其工夫粗疏未入聖人閫室所以聖人常欲進其所未至○按義理與利欲之重輕子路非不分明但存養未至於義理未有所得如顏子之樂則未免有時而動故夫子既語以君子固窮又警以知

德者鮮其敵矣之至矣

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章

以忠恕而明一貫驗得是行以知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至晩猶柰何許多知識不下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使知所本也○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巳觀夫子故以爲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巳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爲至爾葢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

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爲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衆理之所在而汎然莫爲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閒有以處其所嘗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有以通也故其聞一則止能知二非以億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而其不中者亦多矣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孔子告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葢恐子貢只以己爲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

爲孔子只是一貫元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卻貫箇甚底且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卻貫箇甚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大精神亦吞不得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爾○按孟子謂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朱子謂貫通處即是約貫通云者謂始則一事各是一理及其透徹則貫通只是一理而無不自此出也○集注識音志與默而識之之識皆謂記而不忘也不作如字讀

無爲而治章

集注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
爲此是衆聖人之所同如此則皆可以無爲而治而
孔子所以獨稱舜者葢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
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已句非正說無爲乃
葢以見其無爲爾○問恭已之爲聖人敬德之容何
也朱子曰純敬不已無事乎操修自外觀之見其恭
已而已爾曰其爲無爲而治之道何也曰若是者不
言而信不怒而威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此就德盛民化上說
曰以書傳考之舜之爲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
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爲而治何耶曰卽書

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爲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闊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

子張問行章

問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說如何朱子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君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南軒曰篤敬

者敦篤於敬也○愚按篤是篤敬是敬與忠信字為一例篤與輕浮淺薄為對敬與怠忽放肆為對篤有深厚懇惻之意如獨行不愧影夜卧不愧衾之類皆篤也如孝弟謹信之類篤者自深薄者便淺而易忘以此觀之則其人之篤不篤可見矣○南軒曰參前倚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朱子曰參前倚衡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爾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亦何益哉○又曰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

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
心目之間爾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
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問學要鞭辟
近裏鞭辟如何曰此是洛中語一處說作鞭約大抵
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不是鞭督向裏心都向外
明道此段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云云何嘗
有一句說做外面去學要博志須要篤志篤問便切
思便近只就身上理會伊川言仁在其中卽此是學
元不曾在外這箇便是近裏着己今人皆就外面做
工夫恰似一隻船覆在水中須是去翻將轉來便好

便得使吾輩須勇猛着力○問質美者明得盡査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是如何曰明得透徹査滓自然渾化又問査滓是甚麽曰査滓是私意人欲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英査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査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査滓便與天地同體克己復禮爲仁己是査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處是査滓顔子三月不違仁既有限此外便未可知如曾子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傳而不習是曾子査滓處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査滓處只是

質美者他見得透徹那查滓處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程子於此無所解釋而微發明其意或借其語以明學問之大槩故承其說者多所謬誤問切問近思是致知忠信篤敬是力行曰切問忠信只是泛引切切己底意思非以為致知力行之分也○明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椎鑿用工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

直哉史魚章

史魚與伯玉同時皆衛之賢大夫夫子至衛嘗與之交此盖追論之語也言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直矣

無道亦如矢不亦直哉有道而直可能也無道而直
爲難而魚能行之於靈公之時死而猶以尸諫其直
著矣若伯玉則君子哉有道則仕無道則可卷而懷
之我不以不仕矯人人不以仕強我我不以仕徇人
其間可不可有義存焉多少有立有爲之人到無道
時不可卷懷以及於悔者有之矣是有道而仕可能
也無道可卷而懷之爲難然即其無道可卷而懷之
則其於有道之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亦并可想矣
惟進有可出而行之則退有可卷而懷之可字有意
味若邦無道而退則易易爾不必伯玉也○伯玉出

處合於聖人則其德之所造可知矣雖他無可詳考以欲寡其過而未能觀之則修身踐言宛然聖門之矩度也顏曾之外豈非當時之第一流與夫子往來主其家蓋亦兼友其人矣或列之弟子何其不攷與

○集注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按左氏傳甯殖當爲甯喜

志士仁人章

或問殺身成仁之說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

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謂殺身成仁而不曰義何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論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仁只是吾心之正理求生害仁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抉破吾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而已○問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

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卽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
際庶幾不差若平時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
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按此語甚有發於學
者○胡氏曰當死而死死於理爲是於心始安故謂之
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
之士從容就死也○比干仁人張巡志士○程子曰
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
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或曰旣死矣
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覩一箇是○太史公曰死
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程子曰感慨殺身者易從

容就義者難又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真西山讀書記丁集出處去就辭受取予處富貴貧賤處患難死生之道其言甚備吾輩所宜深玩

子貢問爲仁

朱子曰欲爲仁而先親仁賢猶工欲善其事而先利其器欲其取諸仁賢以成其德也○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語見家語○問事與友孰重朱子曰友

爲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王介甫嘗云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聽淫樂視慝禮欲其皦然不惑於先王之道難矣哉○按以分而言友爲親密可以切磋以理而言益友豈無嚴憚賢大夫豈無切磋○爲仁者存養克治之功固由於已規警開發之益不能不資於人如金玉非良工利器無以成敦彝薦淸廟故事賢友仁亦治已之良工利器也○工欲善其事喩爲仁器喩所事所友利喩賢者仁者

顏淵問爲邦章

或問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正也朱

子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爲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爲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定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爲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人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論考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曰周輅爲過侈何也曰夫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

履其爲用也賤矣運行震動任重致遠其爲物也亦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爲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爲過侈與曰周冕之不爲侈柰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爲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行夏之時行夏小正之事○按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時之正令之善古人每月有政令如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可見月令出後人閒雜秦事惟夏小正爲古書無疑○問三

正之建不同如何朱子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天氣肇於子至丑上地氣方凝結至寅上人物始生蓋十一月斗指於子至十二月斗雖指於丑而日月乃會於子故商正周正皆取於此然以人事言之終不若夏正之善也○問顏子問爲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曰固是如此只是他那克己復禮陋巷簞瓢便只是這事窮時是恁地着衣喫飯達時亦只是恁著衣喫飯他日用間是理會甚事想每日講論甚熟三代制度却是不甚

曾說處却是生處如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謂精一執中等語○又問聖人就四代中各舉事亦只是立一箇則例教人以意推之都要如此否曰固是凡事皆要放此○問顏淵問爲邦曰顏淵爲政其他如敬事而信節用愛人與夫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類更不用說所以斟酌禮樂而告之也○問程子謂發此以爲之兆曰兆猶言準則也非謂爲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件事做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爾○按堯命羲和曆象授時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即夏時之

所本也人時萬事之先羲和明而頒之九官奉而行之此六府三事之所以允治而庶績之所以咸熙也

○按行夏之時須知此一句豈只是教顏子正朔用建寅便是爲邦之首務如此則賈誼司馬遷皆是以知之而自漢武以來亦嘗有行之者矣何以治卒不能復古邪當知夫子所謂吾得夏時焉者於堯舜禹所以敬天勤民允釐百工之實必有得其詳而今不傳矣夫子有韶之德又嘗學韶於齊而得其聲音器數之所以盡善盡美者至於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所素學而願從焉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從

德性中出則時措從宜之本又在夫子故使夫子之得邦家者首行夏時以立政而禮則從周樂則用韶皆是見成物事將出來行其語顏子顏子便曉得夏時是如何韶舞是如何蓋爲當時數者俱見在而孔顏之德之學又足以舉而措之故說起便是眼前事夏時政事之首故首言之次應及禮而樂在後乃其自然之序今不及禮者周禮當時見行不待說也間有當損益處顏子自知亦不必細說只舉殷輅周冕以二事見文質之中示損益之則程子所謂發此以爲之兆是也

人無遠慮章

程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臧文仲蓋是竊位者與何也柳下惠之賢文仲非不知也不知則已知之便當薦之與並立於朝而文仲固抑之而不與立此何心哉正自以德不稱位恐惠見用而形已之短爾非竊位而何當時列國卿大夫俱是公族世家占定故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當時以爲希闊之事而夫子亦稱之曰可以爲文矣蓋非知人而又能忘己以爲國者不能

也文仲自有所長又能知惠之賢却乃為私心所蔽故夫子以為竊位

躬自厚章

洪氏曰雖責善義所當然亦必以自厚為本○蔡曰責己厚則身益修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不招怨○愚按東萊自成公少卞急一日誦夫子此言平時忿懥為之氷釋學者不可不如此

不曰如之何章

朱子曰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柰他何 朱子集中又有一說可備一義

羣居終日章

朱子曰君子羣居將以講道義進德業也今終日之間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皆非所以存養善心而爲遵道入德之資也其自暴自棄至於如此聖人得不爲之深憂哉難矣哉者憂其不入於道德而將罹於患害之微辭也○按此章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章皆聖人警勵學者至痛切之言張子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吾謂亦見有如此而不入於非僻陷於患害者

乎故聖人兩處俱云難矣哉

君子義以爲質章

義以爲質質字對下行之出之成之說事之可否從違一斷於義以爲之本這便是義以爲質處質如學以威重爲質之質凡物無質不立君子之於事義以爲質卻須要行之以禮出之以孫成之以信始得蓋義[illegible]一斷知有義而直情徑行又不可故行之須有[illegible]出之必以遜達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此正所謂[illegible]以出之也行之出之成之俱指義而言只是一時事只是一箇義而行之有禮出之又孫始終表

[illegible][illegible]只是一箇眞實心爾行與出亦無甚分別禮有
節文次第故曰行孫只是一箇退孫之意故曰出○
如湯武之弔伐義也然行之未嘗不以禮出之未嘗
不以孫始終只是一箇畏上帝救民於水火之心何
等眞切○聖人雖仗至公大義以弔民伐罪然謙謙
不以自居孰玩誓誥諸篇禮行孫出氣象藹然可見
○大則禪授放伐近則出處去就小則一言一動莫
不皆然如孔子之去魯可見○有禮行而不孫出者
○曰君子哉見得不如是者於君子之道有未盡也
○義以方外禮行孫出信成皆所以理會方外之事也

或疑義形而外方恐只是義以爲質上面事禮行孫出似說不得方曰方非稜角峭厲之謂乃是事事有定分蓋義自是方欠他底不得易置他底不得禮行孫出亦只是盡其事之宜而已措置得恰好便是禮便是孫依舊是義裏事盡其事之宜即所謂方也却又以敬以直內爲本故程子言之〇問曰以敬爲主則義爲用以義爲本則下面三者爲用朱子曰然

君子病無能焉章

南軒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南軒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言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

君子求諸已章

南軒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已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已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愚按君子求諸已不止謂自反而不責人蓋君子無不反求諸已如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蓋只知盡其在我故不求於人小人求諸人故上交必諂下交必瀆又如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患所以立求爲可知是求諸已

在小人則患無位患不見知故必求諸人遠則窮通得喪近則是非毀譽君子以爲在己故求諸己者無不至也小人以爲在人故求諸人者亦無不至也聖人此言甚有該涵言君子小人之處心行事每每如此又如一言一動之微君子務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是求諸己小人則巧言令色欲以悅人之觀聽是求諸人○求諸己故君子有以自立求諸人故小人常志在隨人求諸己故能盡己求諸人故常至喪己○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云云 孟子因行有不得而言此則君子無不反

求諸已

君子矜而不爭章

君子求諸已故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葢矜者君子持已之常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不爭羣者君子處衆之常正已而不求於人故不黨以私意爲異則爭矣以私意爲合則黨矣

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南軒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爲善言也以人廢言則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

廢言公心無蔽也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朱子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恕則其無忠可知○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恐推到極處便是以己及物爲仁否曰這未說那一邊只說推在○推己及物非有資於人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已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爲州爲縣亦只理會自已百姓盡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問恕字恁地

問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北溪陳氏曰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之内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按自位分而言則所及有限而所推亦有限自心而言則推已及物其施不窮非有資於人非有待於外也在我施之而已心無盡事亦無盡也自窮居陋巷以至於中天下而立皆可以終身行之孔子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蔡虛齋謂孔子此志在一家則行於一家在一國則行於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陳紫峰謂隨吾身之所接而加以

吾所固有之心聽凡物之自來而處以物所自有之理其言甚佳在聖人則以己及物仁也在學者則推己及物恕也皆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章

或問毀譽之説朱子曰吾旣略言之矣請復詳之葢曰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云者亦驗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也葢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於人之善惡稱之未嘗少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

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决知其不善而率
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若後世
所謂恥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
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爾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
人之心爲有所倚矣如何曰有譽無毀是乃善善速
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
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
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
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
此意則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爲

有倚而以夫惄然無情者爲至則恐其高者入於佛老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當其實曰是非過其實曰毀譽當時公道行是言是非而無有過其實者然亦忠厚褒借而譽者容或有之然亦已試其實矣若毀則必無也○答呂伯恭書曰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下落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爾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

却是班固景帝贊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抵
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爾○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句全在所以上言三代之直
道行於斯民也古亦此民今亦此民三代能行之爾
○緊要在所以上民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
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
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
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
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綱密文峻故姦宄

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爾此正得之○按直道之在人心無古今之異故禹湯文武與之行則行者此民也桀紂幽厲不能使之終靡者此民也故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聖人言此者以見直道可行於今斯民未始不可以為三代爾

巧言亂德章

問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似是兩意皆說得婦人之仁是姑息匹夫之勇是不能涵容朱子曰只是一意婦人之仁不能忍於愛匹夫之勇不能忍於

忿皆能亂大謀如項羽是也〇蔡曰巧言亂德猾之於古如高帝授韓信於逃亡之中而屬以大將之任信自當爲漢死而蒯通乃說之以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若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皆巧言非韓信自不忘漢王解衣推食之恩則韓信此時便負萬世之罪矣其戮又甚於赤族萬世之下誰復念其功而寃之又如曹氏令女不肯改志而以刀斷其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爾何辛苦乃爾且夫家蕩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此皆所謂巧言也向非令女所守之堅

其能不為所奪乎

衆惡之必察焉章

南軒曰天下之善惡有如白黑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如孟子於仲子匡章是已故衆人之好惡君子必察焉取於衆而察於獨理斯無蔽矣

人能弘道章

心能盡性性不知檢其心心盡性如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皆是心做出盖人者

天地之心而心又人之主宰此人之所以能弘道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性只是理全靠此知覺方發揮得此理出良知良能可充之以至於無所不知不能故曰人能弘道道卽是人心中所具之理雖其禀受於天原無所不備而非人則不能以自弘故中庸曰而道自道也又曰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朱子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沒人管○黃氏曰人能弘道當自勉以力求非道弘人不可安坐而求得

吾嘗終日不食章

南軒曰學原於思思固所以爲學也然思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濟之則亦爲無益也聖人非以思爲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爾聖人固不爲無益之思也卽已而言所以敎也○問聖人直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朱子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直箇惟横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問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爾朱子曰此一段不專爲有命蓋專爲學者當謀道而

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學固不爲謀祿然亦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亦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如先難後獲正義不謀利睹當不到那裡○愚按此章語雖三轉只是一意謀以事言憂以心言首尾以道與食對言中間言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言非所求而至也農之天時士之人爵其理一也故以相譬而言士有仁義道德之實則君自求之君子之心則憂不得乎道而已豈爲憂貧之故而欲爲

是以得祿哉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

知及之章

程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眞知未有不能守者○問克己復禮爲仁到仁便是極了今却又有莊以涖之與動之以禮底工夫是如何朱子曰今自有此心純粹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底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問此便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知及之仁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却方好生去點檢其餘便無處無事

不善君根本不立又有何可檢點處○莊以涖之是自家去臨民動之不以禮這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又問是使他做事要他做得來合節拍否曰然看那動之便是指那民說使他向善便是以禮不使他向善便是不以禮如古所謂蒐田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愚按朱子謂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蓋君說爲政者自身上則莊以涖之正是說自家非禮不動正所謂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莊字內便含得有禮

字在何得下又復言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以此知此句在民身上說動之動民也此動之即承上莅之之字皆指民也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冠婚喪祭鄉射相見莫不有禮與夫蒐田獮狩之類教之知禮皆是動之以禮處爲政者有新民之責仁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在已由禮而不能動民以禮於已則是而於人則非亦非盡善之道故云然○動之不以禮所以爲氣禀學問之小疵者蓋世自有一種學問謂動民不必以禮者如老氏我無爲而民自定淸靜而民自正之類○朱子曰動之不以禮乃於

化民成俗之具有未盡者矣大抵此章之意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爲完備而其要以仁爲重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爾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或問程子范氏皆以此章兼臨政處已而言何也曰知及仁守爲學之事也莊涖禮動爲政之事也然爲學者雖未及乎爲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涖禮動不能爲也爲政者雖不專於爲學然非智識之明而持守之固則亦無以爲臨政之地矣此章之旨說者所以兩言之也○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下

面是新民工夫○此一章當以仁爲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涖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愚按有氣稟之莊有學問之莊氣稟是生來者學問是習得者輔漢卿謂不莊是氣質之偏不以禮是學問之闕非是○民不敬下集注云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内而不嚴於外者氣習二字該得氣稟學問○大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爲全德之累大學所以貴止於至善也

君子不可小知章

此章不可以才德分大小大者才德小者特一事

之長爾○材德足以任重任重謂大有所負荷也大抵人之有爲祇其德量材器德不足者覆盛則滿而涉險則變材不足者投艱則亂而謀大則窘是其器量之所受者止於斯也○器量學是生於本文受字君子言才德則器量在其中小人既器量淺狹則材德無足言但未必無一長可取○集注云此言觀人之法者蓋可大受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而不可小知者以此不害其爲君子也觀小人則反是蓋小人器量淺狹使以其小者信其大者而使之受非其任處非其據豈不僨事然未必無一長可取聖人明於

知君子而亦明於知小人則於小人固不妄任而亦無棄材也嗚呼眞天地之心哉

民之於仁也章

此爲凡民全不知仁而憚於爲之者發○不仁則失其心名雖爲人而實無異於禽獸則將何所不至哉人將相食不仁故也以此言之水火不若仁之切矣又言爲仁之無害不若水火之有時而殺人以見人亦何憚而不爲哉

當仁不讓於師

或問當仁不讓之說朱子曰弟子之於師每事必讓

而不敢先者也至於仁以爲己任則當自勉而身爲之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己之所有而自爲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者則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者是已大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爲仁之辭上章爲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爲之者發此章爲學者粗知仁之爲美而不知勇於有爲者發

君子貞而不諒

貞者正而固也諒者不擇是非而必於信固而未必

正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此貞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此諒也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朱子曰今之仕宦不能盡其職者是無邪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南軒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爲貧而仕則柰何孔子嘗爲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蔡[illegible]以敬其事爲主也若曰爲貧而仕食焉而已遑恤其他則失其義矣

有教無類

南軒曰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善惡之類未有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然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

辭達而已矣

朱子曰辭達而已矣也是難○勉齋曰此為學者喜

於工言辭者設然其自達而已矣則非通於理者亦不能達也聖人之言未嘗有所偏也○愚按辭非必如今人秉筆爲辭章凡言皆辭也朱子通書注中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此辭之所以貴於達也然取達意則止若以富麗爲工則正理反爲所蔽矣況學而以工其言辭爲心是亦豈君子之志哉故夫子因以示戒或者乃謂達之一字命辭之法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爲主吾謂此自東坡所見爾夫子不爲命辭之法而言也

師冕見章

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今天下無廢人也○不可以子張之問作閒語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敎也學者善觀之則見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謝上蔡爲朱震子發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云云又舉師冕見云云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南軒曰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葢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葢待瞽者之道當然爾子張竊窺而有

問焉夫子以爲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夫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胡氏曰瞽必有相猶荀子所謂猶瞽無相春秋傳所謂其相曰朝也冕之衣也適無相者坐必作過必趨哀矜之念乃聖人之素心至此自不能已也故代相者告之○愚按冕之來冕自有相者但微衣見夫子而夫子與之爲主賓相揖而入故及階

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皆坐則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使之知所禮而與言也想在他處則此等皆相者告之在夫子處則夫子之誠心有不容自已者與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同意階吾之階也席吾之席也在坐之人吾所知而或相者之所未知也故不因彼之有相而遂已而必歷親告之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如此時子張在旁知聖人一言一動皆有至理故問之而夫子答之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若直曰道也則似聖人自處以無往非道惟曰固相師之道則我之與師言乃道在相師者然爾聖人

詞氣眞㓜元氣之太和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

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益二猶以爲不足也夫子折以大義三言盡其曲折因冉有謂二臣不欲則言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不去則不得不任其責因冉有謂不取必爲子孫憂則又直原其本情極其利害之實而明責之○春秋傳曰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皥與有濟之祀註云伏羲之後

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東蒙主蒙有二禹貢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東蒙在沂州費縣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附庸謂顓臾也○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此所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也○按君有千乘之國臣

有百乘之家此分也分之所在各足其足何貧富多寡之可言乎夫惟不安其分始有貧富多寡之形於胸中而不欲寡與貧之在己便人人欲滿其願若不關人將焉取之殊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則不均矣不均則不和矣不和則不安矣不安則患將有在所慮之外者惟均則無貧謂君以千乘爲富臣以百乘爲富不見其孰爲貧也惟和則無寡謂君以千乘爲多臣以百乘爲多不見其孰爲寡也如是則上下相安家國可常保也奚其傾○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所謂和無寡也○初以寡對

不均貧對不安下却言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蓋惟均也而後無貧而和和而無寡者皆於均乎得之此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惟安也而始之無貧終之無傾皆於安而有之此所以不患貧而患不安也要之只是均字重均則無貧無寡而和和則相安若不相安則季孫之憂將有在所慮之外者如哀公後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此事若行則公室私家俱覆之道也○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爾然不知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不安而相疑忌不已則將有傾覆之患

至是則雖其所有尚不可保然則患果在貧寡乎○
夫如是指均無貧三句說夫如是則內治修宜遠人
之自服也設有不服則當修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勤
兵於遠文德與內治非一事蓋文德又指言所以待
遠人之道傳曰招携以禮懷遠以德是也○既來之
則安之來之固難而安之又難來之而不安之來者
復攜矣春秋霸國諸侯類皆責人之携貳而不思吾
所以來之與安之之道未盡也如鄭嘗貳晉即楚晉
楚輙更互伐鄭是已○夫如是一斷故遠人不服則
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一氣讀○今由與求

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遠人指顓臾不服豈顓臾嘗有是而季氏之所得以爲辭者歟然而反之於內則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又何暇及遠乎分崩離析謂公室四分家臣屢叛不能守謂公室不勝私家私家又不勝陪臣由是言之顓臾縱有不服猶未可勤兵革而術乃謀動干戈於邦內意以取顓臾則子孫世無患矣然爲季氏之憂者恐不在外而在內當時事情灼然是如此季氏不知無怪也嘗謂冉有而乃見不及此乎〇顓臾在邦域之中而謂之遠人只是對本國而言不必

如介葛盧郳兕黎來之類而後謂之遠人也○均無寡三句微辭以戒季氏語雖略而意則詳也○他章多單辭隻語惟此章[illegible]數十百言反覆詳盡當時專情與聖人所以爲其宗國忠謀遠計者可謂至矣惜乎莫之省聽也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章

西山真氏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尊無二上天下之事惟天子得專之故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侯不敢干焉天下無道則天子不能有其柄而諸侯得以竊之矣諸侯猶不可專況大夫乎大夫

猶不可專況家臣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迭主夏盟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世變至是益可傷矣未幾而諸國大夫專權自用禮樂征伐又不出於諸侯既而家臣竊弄而政令復不出於大夫名分陵夷姦逆日甚於可傷益甚焉然非道而得亦必非道而失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故諸侯竊天子之柄少有十世而不失者自餘則或五世或三世少不失者以理言之大槩如此惟若三代盛時出於天子而無禍哉既又言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蓋是時諸侯之政多在大夫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

齊之田氏皆以人臣專國而國人公議皆所不與故重言之以見政在大夫決非可久之道也自秦罷侯置守諸侯不得以擅天子之事宜若海内之勢歸於一尊而内重之勢成當國用事之臣又得以竊其柄如漢之莽操魏之師昭至於篡國莽之禍及其身操始三傳而司馬氏竊取之司馬氏再傳而諸王五胡兵難相尋去亡無幾質諸先聖之言若合符契吁可戒哉○注云此章通論天下之勢止齊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illegible]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

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政襄昭定哀之春秋也◯按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獨舉大夫者葢以一統之治言之則政在天子以各君其國言之則政在諸侯未有在大夫者也在大夫則其時可知矣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章

此與前章想只是一時之言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此章專論魯事故分為二章方三家專魯本欲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乃兆於此則所謂五世希不失者其理勢固莫能易也◯或問田恒三晉何以不失朱子曰孔子之言常理也如書言惠廸吉從逆凶

易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況田恒三晉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考之如莽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子孫四五傳而極矣唯晋祚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嬴以此論之常理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與○祿去公室則政在大夫上下互言之故注云宣公始失政以爲祿去五世之證○蘇氏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二語簡盡正用夫子均無貧三句之意上下之分定所謂均也

○昭公之亂樂祁曰魯君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之喪政四公矣以此知當時已有此論史墨對趙簡子亦言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

損益三友章

尹氏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可不謹哉看來益者三項人於人主尤難合損者三項人於人主尤易親便辟則其擎拳曲跽趨走使令足以適主之意善柔則其候伺顏色先意迎合足以投主之欲便佞則其口才辯給應對

如流足以傾主之聽此唐德宗於盧杞所以不覺其姦邪也敢而折廷諍如汲黯可謂直矣而反以直見忤忠誠悟主如劉向可謂諒矣而反以諒見疎論事井井如著龜藥石足以上裨主德下濟生民如陸贄可謂多聞矣而反以多聞見忌故此章在學者則身心之所以成敗在人君則天下之所以治亂損益之際豈不大哉

損益三樂章

或問三者之爲益朱子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

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
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
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
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爲益豈不大哉○愚
按君子心乎爲善也則視人之善如其在已也故樂
道之願慕之至也樂人之道之喜其得聞於已也○
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周書所謂世祿之家鮮克由
禮以蕩陵德怙侈滅義服美於人驕淫矜夸者也佚
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惟日
不足禹惜寸陰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發憤忘食而暇

佚遊乎纔有心於好佚遊則志氣惰慢不收拾而浸與善言爲參商矣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宴樂之以禮者君子亦不廢也曰樂宴樂則不能以禮而動以禮而止其所與者必非端人正士其所合者必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徒爾其狎小人必矣○驕樂宴樂是二種樂便辟便佞是二種人便者便利之意便辟周旋如人意也便佞捷給順人意也○惡聞善必狎小人狎小人必惡聞善以人君證之驕樂如秦皇漢武之所爲宴樂如漢成帝微行宴飲與侍中張放等禁中飲滿舉白談笑大噱

是也○按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只兩語不可少

三愆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又只兩語又不可少○時然後言不失其當言之時則三失自無○朱子曰此章所戒以其察理不精而或蔽於氣質之偏以失言語之節爾非有不忠餂人之意也

三戒

范氏說最警切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謂少壯老異於人者志氣也謂德勝其氣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

爲凡人言故欲其隨時知戒聖人不如此○朱子曰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而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又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爲血氣所役也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之戒正爲血氣而言○黃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蚤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學道以身爲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三畏

朱子曰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大抵纔知此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愚按朱子說畏天命處親切當深體之○荀子曰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此見雖處小人亦不可玩忽西山真公云○小人之狎大人非侮慢之謂也竊之以私心則非道而欲以悅之伺之以有間則非分而欲以干之

生而知之者上也章

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意重在勉人以學人雖不皆生知而學則可知至於困而學雖曰已晚然亦顧其學何如爾學之至者及其知之則一不然其成德不在善人君子之後惟不學而民斯爲下然則人豈可不強勉於學哉○或問氣質四等之說朱子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爲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少有間

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通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爲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

君子有九思章

問九思朱子曰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或問君子有九思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

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曰道只是意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沒些事了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況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爲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見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箕踞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已自

近正外面視聽舉止自大段有病痛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聽也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在眼前便要看他這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便知得有箇義理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諂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耳常常聽着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他入耳故曰聽德惟聰○忿思難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

見善如不及章

常人見善似做不做不曾發得箇直切爲巳之心勇往直前惟恐失之往往都是白地自放過了見不善雖知這箇不好亦不曾發得箇眞切爲巳之心恐惹着他在身上如試湯火相似朱子論誠意曰欲知知之眞不眞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眞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愚謂顏曾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便是眞箇如此做處善必爲惡必去那有放得過時那有着得箇且字處纔說且便是自壊也○隱居以求其志謂隱居則進德修業以求其所志如伊

尹處畎畝而樂堯舜之道是志於爲堯舜顏子居陋巷而好學見其進未見其止是志於爲仲尼隱居所求求此者也行義以達其道義謂君臣之義不仕無義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義將以達其道也道即所求之志修身見於世未足謂之達澤加於民兼善天下其斯以爲達乎道與義須有分別○朱子曰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爲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爲而已行所當爲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道○問集注謂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顔子所造所得二公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顔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顔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云然不知可否曰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按朱子旣善問者之言然集注尚仍舊者修改未盡也○此二項夫子非有所抑揚但以均是所聞而求諸

所見則前者已有其人而後來特未爾耆云歸重於後大是陋見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知至意誠以後事豈是易事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駟四馬也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首陽山名在河東蒲阪縣○新安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厚齋馮氏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人稱之君子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校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蓋不侔

矣而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按崔杼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爲政景公安爲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奉巳而巳觀其於牛山於路寢語及代謝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爾孔子歎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内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稱夷齊只指其讓國一節不食周粟此章本文所無也○第十二篇子張問崇德辯惑章末云誠不以富亦祗以異程子謂此

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胡氏謂詳文意當在此章末句之上愚謂此葢承上事而言人之所稱誠不以富亦祇以其清風高節之異乎人爾不然則富有千乘者何以沒世無聞而至今稱之百世之下猶為之興起者乃在首陽之餓夫哉

陳亢問於伯魚章

鯉退而學詩鯉退而學禮此二句不可看閒了見得伯魚承當得夫子之訓○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皆兼兩意事理通達品節詳明得於詩禮之所開發心氣和平德性堅定得於詩禮

之所涵養聖人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則疑其有異聞固非而以爲遠其子亦非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隱乎爾理會得即飲食起居無非教也顏曾可至伯魚亦可至但爭箇工夫到與未到爾○伯魚聞詩聞禮觀於此章其言藹如其氣象真不忝爲聖人之子吁其得於薰陶者深矣

邦君之妻章

南軒曰此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毋爲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爲夫人如魯哀[illegible]晉平之爲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按春秋首書天

王歸惠公仲子之賵後書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皆妾母也知此節所記之意則知春秋書法之意矣夫非邦君之妻則君不可以寵故而強曰夫人邦人不能以君故而謂之君夫人況異邦乎觀僖公[illegible]人其妾母稱諸異邦而不能無異辭曰僖公成風者秦人之辭而春秋從而書之稱名之間大義凜然其可干哉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畝與夫辯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

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略無自明之意則亦不見陽貨之暴而不足告而姑孫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詘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爲詘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爲二物也是以其自爲也黽勉莽賢之間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哉○南軒曰陽貨見孔子一節不只是遜詞答他道亦在其中懷其實而迷其邦固不可謂之仁我却不是迷其邦好從事而亟失時固不可謂之智我却不是亟失時日月逝

矣歲不我與我又卻不是不仕只是我仕時卻與你
別聖人之言本末備具○問陽貨瞰亡此不足責孔
子亦瞰亡不幾於不誠乎朱子曰非不誠也彼以瞰
亡來我亦以瞰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
幸遇諸塗爾○吳氏曰小人行事君子亦豈得效之
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不可往拜則墮小人
之計故其權衡如此又曰不見正也往拜權也隨問
而答辭順禮恭在此無詘而在彼亦無所忤也貨夭
資小人術既狡深語皆機警而夫子雍容應之曲盡
其道貨終無所施其奸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愚

按季平子遂昭公迨於桓子世濟其惡無禮於其君益甚想得當時公論不平已久一旦爲其家臣所囚人心必快之而貨亦自以爲張公室自古姦雄稱亂未始不借人之所共憤者以爲名此貨所以欲夫子之助已也貨豈足以知夫子之萬一其爲懷寶好從事之語蓋他平日也聞得夫子是箇大有蘊蓄之人不肯輕就故謂懷其寶而迷其邦又見夫子平日也甚有意於當世故又謂其好從事而亟失時意議夫子不會隨時以就功名不是不仁定是不智若猶欲從事則今也其時不可再失也故繼之曰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夫子隨問而答許魯齋謂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沛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何如曰必露精神陽虎在季平子時已用事定公五年六月季孫意如卒陽虎欲以璵璠斂因仲梁懷弗肯而逐之至八年從祀先公陽虎將享季桓子於蒲圃而殺之以孟氏之救而得免陽虎奔齊又奔晉十年夏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則其時夫子見用於魯矣吾將仕矣之答乃陽虎在魯之時

會之用夫子則陽虎作亂出奔之後也○瞯亡歸豚不可爲先加禮瞯亡往拜不可爲豈得不見說見孟子

性相近也章

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爲者習之相遠也如之○黄氏震曰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悉則不能以盡同此其所以爲造化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葉之横斜疎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桐梓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説也而可以知人矣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口鼻之位置美

惡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人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其無形者矣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人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魏莊渠曰竊嘗考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為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為義蓋曰天所生為性人所為曰習爾

性從生故借生字爲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禀受者也此於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爲所梗費了多少分疏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正與伊尹習與性成家語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其義皆同皆假借字也但取天生之義者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矣而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孟子道性善矣而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可見二性字元不同夫敎而誠反而聖皆不能無事乎習習之功至與性之者一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非正爲言性而發爲

教人知所修爲而發也故明乎六書會意假借之異而可以無疑於夫子孟子言性異同之際矣○莊渠此論極爲有功○夫子未嘗言性言性只此一語然非正爲言性發也正爲言性發者必若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三語於孟子論語中庸之言性俱包得周程張因而分疏得明白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章

朱子曰以聖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爾○

問集注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不可移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之不可爲桀紂桀紂之不可使爲堯舜夫子說底只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爲同◯按因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此程子之言於夫子所以爲異而同也

子之武城章

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弦歌而謂之學道者古之教有四詩書禮樂纔教便兼此四者◯朱子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乾

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野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此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道君子學道則明於長人之道故愛人小人學道則明於事上之義故易使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虎取出奔弗擾據邑以畔至墮三都弗擾又畔

程子曰公山弗擾以費畔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爾使孔子而不

欲往是沮人爲善也何足以爲孔子○蘇氏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絶而已弗擾之不能爲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爲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按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係邢氏疏中語集注用之邢氏又云其使魯爲東周乎此句便說錯故集注删去蓋聖人但言興周道於東方爾纔屬之魯便非語意矣又用之在人可爲東周在聖人故曰吾其爲東周乎聖人在下非有所借則不

能成至其所以轉囘時運固自有道矣○弗擾召孔子在孔子未爲中都宰以前事至定公十二年隳費時弗擾又畔則孔子方用於魯豈有欲赴費人之召哉○弗擾一曰不狃字子洩因不得志於季氏而附陽虎○陽虎因季桓子事在定公五年至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弗擾與其謀陽虎弗克而出奔弗擾以費畔○問吾其爲東周乎使聖人得行其志只是就齊魯東方做起否朱子曰也只得就這裏做○問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

如何能與得周道曰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公山弗擾既為季氏臣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曰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爾問墮三都事費郈已墮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既不用卻何故圍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便做這事不成又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也○夫子能墮費

底而不能隨成雖聖人亦有做不成底事問如夫子之得邦家者云云曰固是須是有土有民方能做得若羇旅之臣靠着他人便有所牽制做事不成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問恭寬信敏惠固是求仁之方但敏字於求仁工夫似不甚親切莫是人之為事才悠悠則此心便間斷之時多亦易得走失若能勤敏去做便此心不至間斷走失之時少故敏亦為求仁之一是如此否朱子曰不止是悠悠蓋不敏於事則便有怠忽之意纔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也○任是堪倚靠○愚

按整齋嚴肅則心便一動容貌整思慮自無非僻之干此五者所以恭爲本也寛是不迫急苛細使人難事之意信如子路無宿諾敏是無怠忽不及事朱子說敏處最可玩味寛以量言惠以事言見是居上之大體惠是隨事及人之恩惠五者非仁也行五者於天下則仁矣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欲其以是自存養變化蓋力行是五者則亦足以存其心養其性變化氣質增益其所不能道理徹處便是仁也○答子路問成人答子張問仁皆是逐件說教他循這條件有依傍以做做到徹處便是仁顏淵具體聖人聖人

答其問仁只曰克己復禮爲仁及顔淵請問其目只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蓋聖人合下便渾然顔子渾然中略有些子客念來打攪聖人教他只一判審便脫然兩開去便全體都在此不待逐件說程子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便與天地同體子張之徒正緣查滓多聖人須與逐項開說教他依此做去工夫徹時其至則一也○不侮朱子作不侮人說

佛肸召章 此夫子失魯司寇以後事與前章公山弗擾之召不同時

佛肸晉大夫趙氏家臣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再適陳反衛之時○朱子曰夫子於佛肸之召但謂其

不能浼我而已於公山之召却真箇要去做○問佛肸弗擾之召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二人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欲往然逺道畔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問陽貨欲見孔子却終不許他是如何曰陽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南軒曰子路之說在子路則當然蓋子路以己處聖人而未能以聖人觀聖人也○問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為法庶乎不失其身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朱子曰得之○彼楊

龜山晚年之出人有議之此繫吾儒大關節審時自審信乎不可不定而後應也○繫而不食此不食字與井渫不食碩果不食字意正同言不爲人食也繫而不食者指瓜之在蔓者言也似亦一說夫子未嘗至晉佛肸召後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

六言六蔽章

問集注云剛者勇之體勇者剛之發朱子曰春秋傳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則勇者發見於外者也問以五常揆之則專言勇者勇屬於義言剛柔則剛屬於仁曰便是這箇物事看他用處如何不可以一定名

之問好信不好學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曰昔劉大諫從温公學温公教之誠謂自不妄語始劉公篤守其說及調洛州司法時運使吳守禮至州欲按一司戶贓以問劉公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心常自不足謂此人實有贓而我不以誠告其違温公教乎後因讀揚子避礙通諸理始悟那處有礙合避以通之若只好信不好學固守不妄語之說直說那人有贓其人因此得罪豈不是傷害於物○南軒曰六者本爲達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爲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窒而

蔽矣○勉齋曰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哉六者德之大目爾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詩可以興不但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美者令人願慕直是其歌詠舞蹈之間自有使人興起處蓋聲之感人易人如此如今之歌曲亦能使人興但古詩之中聲不傳於後世無以如古人之興於仁義中正爾

可以觀蓋詩之所言有四方之風天下之事今古治亂得失之變以至人情物態之微皆可考而知也夫興於善則本立見得失則理明學之大端舉矣下又舉可以羣可以怨事父事君皆與之有以養其性情之效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觀之有以盡夫物理之效也不言之則不備故悉言之以見詩之爲道其大如此而不如是則不足以爲學也詩之道於性情尤切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此一言最盡其要發乎情故有怨有羣者人之所不能無也止乎禮義故和而不至於流怨而不失之怒此所以爲性情之正

也和而不流故可以羣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趙問何以言之則曰怨蓋以怨爲君子之所不當有也然後孟子極言其理曰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由孟子之言觀之怨發於愛親蓋古人不幸而處人倫之變莫可告愬而寄至痛於微言以冀其親萬一悔悟焉此人情之至切而天理之至真者也怨何可非而亦何嘗失之怒耶詩之道於人倫無不備而父子君臣尤其重者夫人興於

善而和於性情未有於人倫不厚者也有考見得失之明則達於事理未有於人倫施之或悖其宜者也故邇之可以事父遠之可以事君要之事父事君六經之道同歸而獨以詩言之蓋詩本人情尤切日用人入門便是事父出門便是事君此是人生大節目却是得詩之發爲多蓋興莫先於忠孝之良心而得失之所當考見者亦莫大於父子君臣之際也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蓋鳥獸草木亦物理之所當知者故事雖至末而心亦不容有外焉若後之訓詁家區區於草木蟲魚之名狀則可謂溺心於細而昧於義

理之要矣若匡衡號爲善說詩能解人頤而相業無稱不免與張禹孔光爲伍事父事君之大義且猶懵然如此則其所以學夫詩者亦徒章句文義而已其賢於區區草木蟲魚者固能幾何哉此可以爲戒也

子謂伯魚章

朱子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敎天下後世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道○按爲猶學也古人學

詩不如今人但誦其辭解說其義便了盍弦歌之皆學也○明道謂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其猶正墻面而立是才出門便不知便錯了

禮云禮云章

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夫子元不曾說出意在言外

色厲內荏章

王氏回曰此有為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也○穿窬內懷為盜之實而外飾非盜之狀以欺人故以譬夫內本柔弱而外為嚴厲以欺人者

鄉原德之賊也

問鄉原德之賊朱子曰最是孟子說得數句好曰生斯世也爲斯民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本情○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爲世宗一死爾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

道聽塗說章

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所謂爲己

有也道聽而塗說雖聞善言不爲己有荀子所謂入耳出口口耳之間纔四寸耳非德之棄而何棄字意見得皆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乃徒以資口說而已非棄之而何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患得之蘇氏謂得上當有不字朱子謂文義自通不必增字盖古人語急而文省爾今家語亦作患不得之恐或他論之文也得謂得富貴權利○蘇氏曰鄙夫止於營私其害至於亡國李斯之立胡亥張禹之右王氏其言皆始患失故孔子深惡之○上神宗皇

帝書曰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云云臣始讀此
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
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
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
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鄙夫庸
惡陋劣之稱朱子曰自古小人所以敗亂國家皆
凶惡猛鷙有可畏之威而後能之但有患失之心便
自無所不至先聖言之精且切矣○論秦檜事曰胡
邦衡作書記當時事其序云有張扶者請檜乘副車
呂愿中作秦城王氣圖檜皆受之不辭○又云當時煞有士大夫獻諛者亦有九

錫之議矣吳會輩是也○呂知静江府府有驛名秦城忽傳言有王氣呂作詩與僚屬和之成冊以獻

他當初拜相罷去極好再來却曰前日但知道行則留不行則去今乃知不可去漸漸便到此田地及其極處亦顧其家曹操下令云云是也又曰初時人以伊周譽檜末後人以舜禹譽檜檜亦受之大抵久執權柄與人結怨多才欲放下恐人害已似執守不放其初未必有邪心到後來漸漸生出皆是鄙夫患失之謀爾○南軒曰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遽萌簒弒之心惟怠失也蹉跌至此履霜堅氷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弒父與君之原也○輔漢

卿曰此解無所不至一句甚當夫患得患失則惟利欲是徇而不復顧理義之所在矣其可與之事君也哉然其患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僥倖乘間抵巇然其惡猶有止也至於患失則無不至矣○集注吮癰用鄧通事舐痔用莊子列禦寇篇語唐荆川爲其人作墓銘曰譏世交衰狡者得志愈多舐彌下○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夫吮癰舐痔此貪夫小人苟賤求媚之事若弑父與君則與此不倫矣而一例言之何也集注之意以爲小則爲此大則爲彼小人爲惡之大小視其時而已勢臨到則大惡

便是此等人做○胡氏曰靳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意然能推見鄙夫之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卽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爲則爲之不可爲則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爲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徇也時行時止一歸於道德而已豪傑非惡富貴也視功名爲重則富貴爲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他無所志故得失之患其害至此

古者民有三疾章

人身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疾性之有疾卽身之有

疾也○古者有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矣蕩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之所不棄也○范氏謂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如后夔之所以爲教臯陶之所以取人皆以直而溫寬而栗之類爲言唐虞之世至於九德咸事其盛可知至夫子時便不得中行而取狂狷此所謂賢者之不如古也夫子所思之狂古之狂也莊周列禦寇之狂便蕩了降至晉人之風流皆宗尚老莊今之狂也蕩觀之此而可見矣矜正是狷者之事其有所不爲直是守得確然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而

已故雖稜角峭厲而不可犯然未嘗有乖戾之心而至於爭也後之矜便欲以己加人世自有一種知自守而不能克己者多至於忿戾如近時竇雞張撫居官極清介天下號曰青菜張然性僻與僚友多爭競相失今之矜也忿戾於此亦可見矣愚是見識暗昧之人徑行自遂蓋如可陷可罔之類雖高柴之不徑不竇亦謂之愚蓋只信己意諒而不知變是亦愚也愚者必直他雖無知任直而不敢妄作則猶是好至今之愚却要使些詭詐挾私妄作要去欺人朱子謂侯氏說爲之直詐未盡以直爲直實不隱則未見其

爲疾以詐爲直之反則未見其生於愚也愚而詐者豈若史氏所謂褻佞微巧者歟○朱子謂肆廉直皆具美惡二意如廉則有分辨而失於門刻爾廉而不劌始善也。

惡紫之奪朱章

問紫之奪朱朱子曰不但是易於惑人葢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也○饒氏曰紫以間色亂正色以其能悅人之目也鄭衛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後世果卒爲二者

所勝古人玄衣朱裳今之朝服直以紫爲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之樂莫非鄭衛淫哇之音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況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爲利口者所惑耶

予欲無言章

問予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朱子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illegible]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illegible]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問四

時行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爲言之有無而損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爲學者發爾明道先生言若於此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亦非謂此語中有禪蓋言聖人之道坦然明白但於此見得分明則道在是矣不必參禪以求之也曰甚善○問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萬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曰是此意○問程子謂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欲

無言何也或云子欲無言一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葢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爲推明夫子所以啟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踐履事爲之實也未知是否曰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朱子感興詩末章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呫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蔡氏說此章謂先師于感興卒章特發其義○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

理而不説郭象注亦引論語予欲無言爲說○顏子之在聖門不違如愚而德進薰陶而已○此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那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底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吾言語上求○魏莊渠與王純甫書曰大哉聖人之道峻極于天願吾兄超然於訓詁辭章之表聚精會神不作三代以下人物子曰予欲無言天生精神幾何那得許多應付世俗儘隨緣說得無限好話當不得四時行百物生也○天理流行之實不出日用事物之間就躬行處體認則件件皆實事聖人以子貢專求之言

語之間故言此以發之以見夫言之所能達者其實在此而人之所當心領神會而自得之者正惟在此而不可以他求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或問此章諸家之說有謂宰我之問蓋聞禮家至親期斷之言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喪而欲短之也如何朱子曰此蓋以宰我爲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爲之文其過也其意則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於人心非由外至而禮家固已有加隆之說矣設使宰我嘗聞期斷之說而不能察其是非盡其曲折則其

愛親之薄亦可知矣雖非自短其喪然其情亦何以異耶曰又有以宰予爲不察理不知仁而不知愛親之道者信乎曰是其意若曰予非不愛親也特不察理而不知其道也非不仁也特不知仁也是亦爲之文其過之言爾然人之有三年之愛於父母蓋心之不能已者而非有難明之理也是其存焉則爲仁失之則爲不仁其間蓋不容髮而其存不存又不待於知之而後能勉也亦係於吾心之厚薄何如爾宰我食稻衣錦自以爲安則其彝愛親之心可見而夫子所以斥之者亦明矣說者乃欲曲爲之諱而未減其

不仁不孝之罪是以其說徒爲辭費而不足以揜其實也曰或謂宰我非不知短喪之爲薄直以有疑故不敢自隱於夫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如何曰言宰我之心雖薄而其不敢自隱者猶有聖門氣象可也謂之無隱而直以聖人作處許之則又激於世俗矯情飾詐之私而不自知其言之過矣然此章正意在於問喪而喪之主於哀者又非自外而至今不論此而摘其旁支瑣細之說以爲已死之人文不可贖之過亦何益哉○洪氏曰禮樂之實乃自事親從兄而出宰我輕所重而惜其末故夫子推本而告之

○蔡子曰洪氏之意亦善矣亦有所未盡蓋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喪之禮矣雖樂爲無所用於喪者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爲樂也若當喪而玉帛陳焉鐘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樂也益以甚矣然其言之失有不待言而喻者故夫子不之答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先示以君子之所不安待其出也又言父母之至恩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得其本心焉齊宣王欲短喪孟子謂公孫丑亦教之孝悌而已言非徒告之以短喪之不可當示之以孝弟之真情使之知所由來則

自不容已也○夫謂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者責孚
于爾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而
無窮豈計歲月而論施報之爲哉○歐陽公太常博
士周君墓表曰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
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於倚廬不飲
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
能勝人事者益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
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
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
者亦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

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爲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專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别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取也君諱堯卿道州永明縣人○吳草廬服制考詳序曰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

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如此則與短喪何異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隆而有殺古之道也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杖期豈薄於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爲父斬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

婦人不貳斬者猶不貳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後爲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之妻之服已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已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美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

服人也同爨且服緦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奚獨於兄嫂弟婦而恝然如行路乎古人制禮之意有在也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後世父在爲母亦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爲嫂有服爲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婦叔於母姑嫂未嘗薄也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自居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可號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按鑽燧改火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朱子謂

土旺季夏故季取楊用修曰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楢色玄以象水也

飽食終日章

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李氏說得之諸說眞以博奕爲可爲則失之矣○此非敎博奕之端乃假此以甚彼之辭○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

蕩未有不入於邪僻○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愚按觀張子朱子之言可以知君子用心之所矣可以知心之所以用矣○朱子又言要閒心却不閒隨物走了不要閒心却閒有所主愚謂不要閒有所用也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心有所主則

不隨物走故常定而閒○或問伊川嘗教人靜坐若無所用心只靜坐可否雙峰饒氏曰靜坐時須主於敬卽是心有所用若不主於敬亦靜坐不得心是活底物若無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爲已聖人說難矣哉意甚該涵

君子尚勇乎章

南軒曰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爲勇固在其中矣

君子亦有惡章

朱子曰稱人之惡在已則長浮淺刻薄之心於人則

絕勸勉愧耻之意是以君子樂道人之善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道也居下流而訕上使人尊君親上之誼薄悖逆作亂之釁萌是以君子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也○問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勇與果敢如何分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爲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勇謂材力強猛果敢則其材力未必過人而臨事敢爲者也范

氏以諫爲訕姝爲害理訕之得名正以其不肯於上而顯言於衆爾謝氏特惡其敝世亂俗則未察乎其取名之善而用意之不臧也○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

唯女子小人爲難養也章

或問小人何以知其爲僕隷下人也朱子曰若爲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惟恐其不嚴怨亦非所恤矣○南軒曰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乎○按南軒以小人作爲惡

之小人説故有陰類及不惡而嚴之説○遯之六三曰係遯畜臣妾吉程子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爲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或問小人女子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爲吉何也朱子曰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爲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爾○本義曰君子之於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爾○愚按有以懷之而不失其正乃所以爲可畜也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朱子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厚齋馮氏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息少能精進故古人以四十爲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爲斷也蓋世有晚而知道者焉得而絕之故知其爲有爲之言

微子第十八

殷有三仁章

或問三子之心同出於至誠惻怛則可見矣抑何以知其所處之各適其可耶朱子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爲微子先去

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爲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蚤去又决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爲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巳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巳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處爲易地皆然矣或以爲箕子以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爲説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

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之言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爾○饒氏曰微子之去在先無疑其次箕子之奴比干之諫雖未知孰先孰後竊意箕子之諫必在先是時紂尚能容止囚奴之及比干繼之乃見殺或問據史記殷紀以爲箕子之奴在後疑當以論語爲正○問或問言仁與集註不同集註改本也然則或問之說爲未當乎勉齋黄氏曰非也先師言仁之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爲主矣言人

之所以至於仁則以爲無私心而皆當理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而言也集注之言指仁之義而言也雖指仁之義然其曰全曰不咈則或問之意亦在其中矣讀者默識之可也○按或問謂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蓋謂去難於奴奴難於死此大有說其詳在後○或問謂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柳子厚亦謂若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箕子不死之意爲

有存乎此要之此等處皆難言也其説在後○三人之行不同而夫子皆許其仁者原其心也至誠惻怛各求其所以自盡也○商書微子篇末云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蔡氏傳云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于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二語之間三子之仁見矣朱子嘗曰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又曰箕子微子夷齊之仁亦是此類各隨他分上或去或奴或讓底亦皆可見其終身大體處又曰曾子啟手足易簀將底心見得時便是曾子之仁細玩朱子此等語三仁之仁可得而知矣今只以尚書微子一篇

熟玩之則其至誠惻怛之意所以不咈乎愛之理而
有以全其心之德者宛然可見朱子門人嘗論之曰
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
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與受其敗不可逃免當
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
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
無以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
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
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爾紂既
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

爾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以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爾紂旣不改而因之偶不殺爾紂因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溝瀆以效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猶得以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之開悟爾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因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因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吾三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

同皆當與社稷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
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欲
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者故吾
舊所云者足以害子子若起諫於紂則紂益生疑害
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
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子爲元子但當遯逃而去乃
合於道萬一全宗祀可也我與比干則死生以之畢
吾事紂之分而已吾謂三公心事之曲折此論盡之
矣朱子以爲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者
愛之理即薫然天地生物之心皐陶稷契處明聖之

朝志同道合此愛得以自遂宣通而條達及於天下
至於萬物咸若微箕比干遭君臣之不幸此愛不得
以自遂不勝其愛君憂國切至之誠不得已而各訑
所以自處之義既得其所處之義則自靖人自獻於
先王而已此其於愛之理雖若有不得遂於君而未
嘗不遂於我也故謂之不咈乎愛之理觀屈原遭讒
見放眷眷於君不能自釋卒自投汨羅以死朱子謂
其忠乃忠而過者也其過乃過於忠者也謂之過則
此情此義終有遺憾是未免乎有咈矣惟不咈乎愛
之理所以全其心之德觀志士仁人章注曰理當死

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反而觀焉則三仁所以全其心之德者可知矣集注之語精確而或問亦明鬯而有味其所謂得心之體而無違得心之用而無失者即不咈而全之謂也但集注意尤圓爾勉齋所論似未快

柳下惠爲士師章

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此其所以爲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

之為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朱子曰得之○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列之於逸民之目○洪氏曰是時三家漸已用事其於獄必有以私意行之者禽不曲法以徇之所以三黜也然悅佞而惡直者天下皆是何必去哉○以上章例之此亦必有夫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章

齊景公待孔子句絕○厚齋馮氏曰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孔子之辭孔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

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強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固子之所以願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說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間言也子方責效於期月之間而嬰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按史記齊景公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景公乃止後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遂行反乎魯晏

嬰實不知孔子觀其譏儒者崇喪遂哀其道不同可見謂其欲害孔子而進閒言則齊大夫而非嬰也史記以季孟之説爲面語孔子亦非

齊人歸女樂章

夫子嘗適齊不用歸用於魯齊人又沮之桓子受制陽虎四五年幾不免死一旦得夫子同事正發憤自強之日也而境順於前志移於後此齊人之閒所以得入女樂之歸君相皆有而主受者桓子也及三日不朝則君臣皆荒惑而簡賢棄禮無復省顧不止於意向之不在矣故夫子遂行也○論語直書夫子去

魯之故故其辭如此若其間曲折則須如孟子所言與史記所載乃盡夫子當時所以處去就之事實所謂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也孔子行三字中有包括孔子非遂行也記其以是行爾論語春秋之辭也孟子史記則傳也○齊人曰孔子爲政必覇覇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以遺魯君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章

此與沮溺耦耕荷蓧丈人是一時事楚昭王欲以書

社地封孔子而不果在此時觀接輿之言比之以鳳而譏其衰幸其或止而慮其殆語意慇懃若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絕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不能忘世之心則有不足以相謀者孔子下車猶意其可以告語而欲告之以出處之意其人自不欲聞而辟之蓋自以為是固執而不反也其人其言今亦見於莊周之書豈亦其流也歟○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蓧稍高朱子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

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爾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朱子曰桀溺言天下皆亂夫子將誰與變易之故夫子解之曰若天下有道則我無用與人變易矣是所謂譏者乃指世人而言而所謂易者皆主夫子而言之也夫子去魯適衛去衛適陳至於微服而過宋以辟桓魋之難則固不免於辟人矣桀溺旣以辟世自處故譏孔子之不能辟世而徒辟人也然辟人者特以義去就而未嘗遂與人絕若辟世則遂與人絕直與

鳥獸同羣矣故夫子所謂鳥獸不可同羣者乃所以
譏桀溺果於辟世而與人絕爾○愚按桀溺意以夫
子周流天下不肯遂隱者不忍天下之失道而思以
其道易天下也然以道易天下亦須是人心事勢尚
有一士可回轉者方措得手今滔滔者天下皆是矣
夫子將誰以易之乎與易不得徒然於周不可則去
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衛徒為
辟人之勞而卒無益也豈若遂飄然辟世之為高乎
故曰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辟人
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諷子路從彼不若從此則譏

夫子之意在其中矣然桀溺知滔滔者天下皆是而不知道苟在我則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時知易之難遂欲避世視斯人之徒皆若不足與而不知人之不可絕而世之不可逃也故夫子言彼欲辟世則將不與斯人同羣乎然鳥獸不可與同羣則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彼言誰以易之葢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爾學者於此要知夫子固亦嘗言天下無道則隱與賢者辟世矣今又若以辟世爲非何也葢彼之所謂隱與辟者與桀溺之所謂辟者實不同桀溺視天

下無一人之可與其辟世也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者也先桀溺之操同羣鳥獸而後可者也且以斯世無道而易之之難也而遂不與易之則世亦何賴有君子哉若夫子所謂無道則隱者謂隱其身而不仕爾非謂必遁入深山窮谷而影響惟恐其不幽也所謂賢者辟世者對下辟地辟色辟言而言此則以無地可辟無國可之不得已而有然爾非若桀溺必以辟人爲非辟世爲是徒以滔滔之俗而遂疑天下無一人之可與也

子路從而後章

問集注云仕所以行義末云亦非忘義以徇祿似是兩意朱子曰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卽此是義不仕便無了這義○或問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然則知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有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苟一時之安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亦可見矣○

愚按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

廢此理要認得透蓋道之不行上於時也苟有人焉致敬盡禮委國而授之以政則義豈可不從行吾義所以達吾道也及其有不可而不得不去則卷吾道而懷之亦所以行吾義也蓋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固截然有一定之分而不可苟者事君者事之以此而已矣使人皆高遯而不肯任天下之事則君臣之義便廢了使人皆慕祿而不能全進退之節則君臣之義也壞了故君子之仕所以行此義也纔說箇義字則可行而行不可則止便已素定於入仕之初所謂量而後入也若只以不仕為高則便無箇

義了若有人始仕以義雖未保其後之何如然猶是有前一截之義在還有箇商量在若執着不仕則便無箇義了○仕則可以徐處乎進退之宜所謂還有商量在也若只執着不仕則是無了○仕以行義則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大倫未嘗不厚也不仕無義則欲潔其身而反以亂大倫矣○勉齋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恝然忘世也所以爲聖人之出處也然即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爲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爲人其

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不啻君犬彘爾是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以子路之行行而拱立丈人之側若子弟然豈非其眞可敬故與嘗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嗜利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王伯厚曰沮溺荷篠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惟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汙視

世俗殉利亡耻饕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淸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逸民章

唐荆川曰余讀論語而見其所稱古之逸民夫逸之爲言隱也彼其事汙君而爲之士師至於三黜而不去與其斷髮雕體以君長於蠻夷偃然有南面之尊可謂漸染於顯榮而孔子至以匹於讓國餓死之人而謂之逸民何耶蓋此數人者其脫然於聲利華寵之外而一無所絀焉則同也特其所謂不降不辱者

則心與迹并其所謂降而辱者則心與迹判而難以識爾○按漢書地理志敘泰伯仲雍奔荊蠻事因云孔子美而稱曰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師古曰虞仲即仲雍也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隱居不言故其身清潔所廢中於權道○志又云泰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仲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乃爲晉所滅按虞仲集注用顏說而以夷逸爲人名○按此章首列逸民姓名而繼以夫子論之之言

顔氏夷逸之訓姝繆而班氏所引虞仲恐亦誤虞仲周章弟似非仲雍也俟再考○朱子曰讓國之事若使柳下惠少連處之不知又當如何恐未遽飄然遠引也○愚按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則其言行之高潔而中倫中慮有不待言者少連事不可考柳下惠自其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則有似於降志自其三黜而不去袒裼裸裎於其側而與之偕則有似於辱身然而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則其言行之所以自守而不失其正者可知矣曰中倫則皆可則之言曰中慮則皆可法之行言行

合於義理當於人心非大賢君子而能若是乎故孟子以之與伯夷並稱爲百世之師而夫子於此亦槩之曰逸民蓋亦有以得其心而遺其迹者矣其曰其斯而已矣蓋言柳下惠之所以爲柳下惠者在此而降志辱身不足以病之也少連事雖他無所見然以記之所稱而觀之則謂乎篤行純孝與曾閔同風其爲行脩言道之君子不言而可知所以與展子並稱而其降志辱身之迹亦必有與之同者所以夫子言之而今不可考矣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行未必如二子之純故獨言其身中清廢中權取其此二節

有中乎道之淸權而已其視中倫中慮者固不無少貶矣然其心則皆脫然於聲利華寵之外而一無所緇焉者也故同謂之逸民○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今按集注云放言自廢是用包氏意○南軒曰無可者不以可爲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爲主也夫子之心時可則可時不可則不可一視乎義理之所當而已○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

乎行之而善亦猶夫一隅之士爾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illegible]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爾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者如此○今按無可無不可近時説者謂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柳下少連則未免有可此説非也七子之心皆有可有不可是故非其君之不可事也非其友之不可友也惡人之不可與言也惡色惡聲之不可視而聽也橫政橫民所在之不可居也此伯夷之所謂不

可也推其不可之心雖鄉人之冠不正望望然而去之若將浼焉而不可與之立也其嚴如此然而不念舊惡也治則進也聞西伯善養老者則盡歸乎來也是得其君焉固事之矣得其友焉固友之矣昔日之冠不正而今日善人也則固與之立與之言矣安得謂伯夷之心無一可者耶特其所謂可不可者一以清爲主故卒至於無一人可偕而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弗受也弗受者伯夷之心固不屑就也是有可不可存乎心也故偏於清焉而無以適乎清之蔽也孔子則不然非其君固不事然而見行可焉則季

桓子亦可矣惡人之朝固不立然而際可公養焉則衛靈公孝公亦可矣惡人固不與之言然而陽貨先焉則亦可見矣互鄉之童子潔己以進焉則亦與其進矣然見行可於季桓子而受女樂則行際可於衛靈公而色不在則行問陳則答以未之學而行其所以處乎不可之際者又何其決也此其有夷之淸而未嘗偏於淸惟其心未嘗存乎夷之可不可而可否一惟其時也又如汙君可事小官可居援而止之可止袒裼裸裎可偕比柳下惠之所謂可也然而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是隱賢焉枉道焉必不可矣油油然

與人偕而不自失是自失焉必不可矣故孟子謂不以三公易其介然則安得謂柳下惠之心無一不可者耶特其所謂可不可者一以和為主故可去而不去不屑去也其言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不屑之意即此可見是下惠亦有可不可存乎心也故偏於和焉而無以適乎和之時也孔子則不然視天下如一家視中國如一人事君便盡禮與上大夫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溫良恭儉讓至於是邦必聞其政德言盛禮言恭即此以視夫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

浼我者其大小何如哉是其有惠之和而未嘗偏於和惟其心未嘗存乎惠之可不可而可否一惟其時也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有可有不可則各守其一節而墮於一偏矣○圈外注謝氏所云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葢指楊朱之流輔氏謂指接輿沮溺丈人等非是

太師摯適齊章

或問何以知亞飯爲侑食之官也朱子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莫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葢凡三飯也○按諸

侯三飯此起亞終四或謂昔魯僭禮後去其一然不可考矣○新安陳氏曰魯末樂崩賢人而隱於樂官者皆散之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潔身之高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也○班固有大疏陋處人物表以師摯以下爲殷時人

周公謂魯公章

君子不弛其親此親謂諸父昆弟之屬不弛者隆其

忌意而無遺棄也觀紂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晉訕無畜羣公子春秋時諸侯往往猜忌踈薄其諸公子宜周公之訓以此爲羣言之首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此中庸之九經所以先尊賢而以敬大臣次之朱子推明其理以爲大臣之不當使其怨乎不以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李林甫之徒焉則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爾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

先則其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置之大臣之位而但使之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朱子之言可謂善發中庸九經與周公告伯禽之旨者矣親親之次便是敬故故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任大臣之次便當器使羣材故曰無求備於一人夫隆親親敬故之恩盡任賢使能之道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

至也周家以忠厚立國故周公於伯禽受封之國又特以此告之爲子孫世守之家法使此意無盡魯豈有衰也哉

周有八士章

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周室盛時賢人之多所感深矣○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春秋繁露○八士鄭玄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班固古今人物表似以爲文王時人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見危授命章

勉齋曰大節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似失之太快而不類聖人之言集注以爲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太快矣○或問其可已矣豈不猶首篇之十五章所謂可也者歟朱子曰可之爲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

子張曰執德不弘章

朱子曰弘之爲寛廣以人之量言也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所以執德有弘有不弘也非其量之大則所以執德者孰能寛廣而不迫哉信道之貴乎堅確者此以人

之志言也人所以進德者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志有強弱之不同故人所以信道者有篤有不篤也非其志之強則所以信道者孰能堅確而不移哉觀此二言爲學之道信非褊心狹量麤淺氣弱者所能及也○夫總羣言該衆理而不自以爲博兼百善具衆美而不自以爲得智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濟衆務而於天下之事有不屑爲恢恢乎其胸中常若有餘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寛廣而不迫哉易所謂寛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謂

此爾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爲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蓋如此○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子張以爲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世間莫更有不好人曰渠德亦自執道亦自信只是不弘不篤不足倚靠爾○執德須弘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旣下工

夫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三二分便
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無得只是不弘故子
張云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便知道理儘有自家心裏
儘有地步寬闊着得在○人心須令着得一善又着
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問焉
能為有焉能為亡曰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
亦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重○厚齋馮氏曰觀
此二章皆躬行切已之論則知子張之學異於前日
矣○問尹氏所謂一出一入者其於信道不篤不能
為有已者則得之矣執德不弘則又何以言之耶朱

子曰其執德也不弘如前所云者則雖不出不入固守其所而亦無所係於有亡之數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或問此章之說古注以二子論交有汎交擇交之異而尹氏亦用其說程子乃以爲有初學成德之不同二說孰是朱子曰人之交際固有親踈厚薄之不同然未有容之於始而拒之於終者包氏之說於此爲不通矣初學固當從子夏之說然不求諸已而遽以拒人爲心則非急已緩人之道成德固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是非善惡之間一無所擇則又非所謂仁者

能好惡之心矣以此觀之則程子之說亦若有未安者焉曰然則柰何曰二子之言各有所偏吾既已論之矣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疏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處之其庶幾乎○齊氏曰拒則太迫何所不容則幾於無別○雲峰胡氏曰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廣當拒而不拒其交也不正必如集注之言則盡乎交之道矣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章

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爲農圃醫卜技巧之屬也朱子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爲也○勉齋曰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耶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也彼之

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尹氏最為得之范氏以知所亡為知新者猶可也以無忘所能為溫故則不可蓋溫故者慮其遺忘而溫習之無忘所能則其見之之明守之之固無待於溫習而自不能忘矣觀尹氏不失之云云則可見其得失也謝氏謂學非讀書之謂而以體常盡變為言則失之過高矣子夏之言所謂知其所亡者正以其講習問辨而有所益爾豈遽若是之大而無當乎夫日用不窮者雖因於應變然其

理則初未嘗不素定也不得爲所亡不離大體固所謂體常然非人之智力所及也不得爲所能又曰非爲人者能之則是凡讀書者皆爲人之學也此蓋懲於玩物喪志之一言而推之過於其分不察乎所謂爲己爲人者蓋以其心而言爾○知其所亡無忘所能檢校之意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得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若不真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問月無忘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溫習曰也須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顏子只着得一件事問既恁地却如何曰且思量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或問此章之説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朱子曰程伯子之言心不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有益之謂也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矣曰如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爲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爲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卒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

初未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預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為仁亦何害其為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恭且敬與人之必以忠亦其理之所當為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乎曰吾固嘗言之矣彼以踐履之實事而答夫問仁之言此以講習為言而非本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同之矣○愚按集注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蓋是四者正明

道所謂鞭辟近裏着己能如此便是心在身上了故曰心不外馳所學所志所問所思皆有其事任人莫大於五達道人能學之博志之篤問之切思之近豈不事皆有益如此便於仁之體用兼舉論理固是如此然如此說來則便是實踐而爲仁了何以云仁在其中故朱子後改云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只在心上說○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如此却便是爲仁了非仁在其中之意也或問之言不無傷於太快○朱子曰此四事只是爲學工夫未是爲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

言爲仁爾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大抵聖人說仁在其中矣之辭如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意言行寡尤悔非所以干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爲隱非所以爲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雖非所以爲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亦在其中矣○問明道謂學者須當思而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底道理莫便是先生所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之意曰然於是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也○按程子欲人思而得之乃引而不發朱

子謂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盡發以示人矣○朱子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篤志是至誠懇惻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近思者以類而推以類而推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那一件事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近如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二級舉步闊了便費力只見難只見遠○理不是在面前別爲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爲何事只是理會此譬如修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務反求者

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内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近有以博學爲非心不外馳之事者殆未知古人所博之學也○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古人之博學不止讀書然讀書亦其一事也今人固亦讀書矣仁在其中否德性不懈否○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存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須是存心與

讀書爲一事始得◯集解語孟訓詁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閒慢處要都周匝今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葢此便是求放心也朱子有讀書法甚詳學者能依其言豈但方是讀書便是仁在其中之理◯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可見從事四者心不外馳之意◯只有兩件事理會踐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是理會邊事◯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

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躐易凌躐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愚按朱子讀書法猶子夏爲學法也朱子以爲即此乃操心之要子夏以爲即此而仁在其中其意一也○若欲實到須是躬行○克己以去其私反躬以踐其實至於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方是實到處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章

問集注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朱子曰前說蓋謂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

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閒坐打閧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相須而其義始備也○問百工居肆二說合如何看曰君子不學固不足以致道然亦有學而不致道者多矣此二說要合爲一又不欲掩先輩之名故姑載尹氏之本文○致者極其所至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管子曰四民勿使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聖王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

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化不勞而能○按學對居肆則兼指學之地與學之事而言子夏以爲士之於此猶工之於肆也士非此則無以致其道士之所以貴於學也而學必期於致其道不致其道猶之居肆而不成其事其得謂之善學乎○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如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也○致其道如顏子之從事於博文約禮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至於如有所立卓爾而猶未敢以爲至也直欲與夫子相從於卓立之地方是致其道○今之學無復先王之

法惟讀誦之存爾而使之作爲文詞以狥程式而求合有司之尺寸則其所存者亦非矣宜乎知道者之少也○古者正學外誘猶爲兩途故學則外誘不入而志可篤今設學校而誘之以科舉利祿是爲一途矣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章

有過過也憚改而文以爲欺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要字去聲或曰始焉不能審思而遂與理悖過矣而又飾之以爲欺是再過也按過出無心文出有意曰重其過則見其耻過作非而流於惡之意亦在

其中所以重小人飾非之罪而深戒夫人也若曰再過則前過過也後文亦過也而反輕之矣○有耻過而文者有遂非而文者耻過而文者内還有悔心其罪在文若遂非而文者全是欺心謂己當然欲他人已從未有不成於惡者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此章先須逐三句理會後須合三句理會逐三句理會者如望之儼然要見得儼然氣象是如何即之也溫要見得溫之意思是如何聽其言也厲要見得如何是厲各認得分明後又須合起來看見得他人儼

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其所以然是如何又要見得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如良玉溫潤而栗然這箇意思是如何元來只是聖人之心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發見於容貌辭氣者自然如此貌自是而莊也色自是而和也言自是而確也但自他人觀之望則見其貌即則視其色聽則聞其言爾儼然在學者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亦此氣象但在聖人則又不同朱子謂聖人德盛自然尊嚴（溫而厲章）想其揚休山立德容之盛所謂威而不猛者必有非言語之所可盡者矣溫如謝上蔡

謂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朱子荅范文叔求春風堂記謂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乃是不違仁之影子今於影外旁觀而玩其形似孰若深察其心之所到而身詣之之爲實耶不違仁之影子此一句最有味嗚呼觀乎賢人則見聖人矣厲當訓嚴而云確者葢曰嚴則不足以盡德言之實惟確則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胡敬齋謂楊子雲之言沉晦見道不明也辭不厲所守不確也得敬齋此言益明此章之意矣此章子夏形容聖人氣象最親切與溫厲諸章足以相發最宜深味朱

子謂濂溪清和清和二字最好孔經甫祭濂溪之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朱子善其言謂氣象可想矣朱子贊明道像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嗚呼明道亦近於聖人氣象矣謝上蔡曰聽其言也厲須是有力其尋常纔覺心不在身語便無力○南軒曰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焉即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爲三變豈君子之強爲之哉禮樂無斯須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按南軒以此君子泛

言不指孔子故其言如此非謂聖人亦待成就於禮樂而後發見如此也禮樂無斯須去身此語最好郎陰陽合德。意聖人中和之至不待說無斯須去在學者須如此持養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南軒曰信在使民諫君之先若使民而民以爲厲已諫君而君以爲謗已是在我乎信未篤而已○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或問然則盤庚之

遷比干之諫奈何朱子曰子夏之言亦論其常理爾事或有變則其輕重之間又有所謂權者不可以執一論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章

朱子曰子夏之言謂大節既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

○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如何曰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麽出入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都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爲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

之權也○勉齋曰子夏此語信有病矣然大德小德皆不踰閑者上也大德盡善而小德未純乃其次也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而臨大節則顛倒錯亂者無足觀也已矣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乎此又學者不可不察○觀人之道取大端而略小失可也若立心自處但曰謹其大者而小者不必致意則將併其大者失之矣○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己則不可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此章本末先後字是眼目識得這四箇字方會得子夏子游之意子游以威儀容節之間爲末其所謂本

者雖未說出然指正心誠意之事可知然此乃小學大學之分可以言先後而不可以言本末故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之陸象山嘗謂凡物必有本末且如就樹木觀之則其根本必差大吾之教人大槩使其本常重不爲末所累又謂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人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象山蓋以有本有末者自處其教人無先後之序只如釋子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子游之意不免近此殊不知本末只一理教人却有序故子夏以其

所守之定本言之謂君子之道孰則先而傳焉孰則後而倦焉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譬諸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大者條幹已成生意已足只從本根澆灌可也小者生意未成尚須培植蘊護事非一端正猶小子所以養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正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禦其外誘固其眞總而理之遠者大者固將由是而漸進也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合下始終兼備無俟積漸無不各極其至者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

乎聖人如大海潮上百川與支河小港一齊皆滿所謂一以貫之也○朱子曰子夏言我非以灑掃應對爲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爲後而倦教但道理自有小大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唯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爾○問有始有卒乃竭兩端之教否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有始有卒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

做也○問灑掃應對章程子四條曰此最難看少年只管不理會得理無大小是如何此句與上條教人有序都相反了多問之前輩亦只似謝氏說得高妙更無捉摸處因在同安時一日差去入山中檢視夜間忽思量得不如此其曰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以為教人有序也○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illegible]道理灑掃應對必有箇所以然精義入神亦必有所以然其曰通貫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卽灑掃應對

亦有形而上之理○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等不等而不可踰理無大小故唯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此語極斷得分曉極精[illegible]

○或云灑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灑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問程子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

無大小故君子只在謹獨此只是獨處少有不謹則形而上下便相間斷否此語最好曰亦是蓋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便照管不到理無大小大處小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匝○問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然者是如何曰若無誠意如何灑掃應對此語要玩○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治心修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問伊川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灑掃應對是事所以灑掃應對是理事即理理即

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illegible]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
上便有間斷欠缺(極要)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謹獨
曰此意甚好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爾慎獨須貫動
靜做工夫始得○勉齋黃氏曰灑掃應對雖至小亦
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
爲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事物物皆由此理
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爾(此解程子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之語)○
雲峯胡氏曰程子第一條說敎人有序是發子夏之
意後第二至第五條說理無二致是矯子游之偏也
○又曰四條皆所以破子游抑末也本之則無七字

○今按此章之意朱注已明程子五條則二夫子之微言乃朱子之所從有得者第一條乃子夏本意子夏之意只是說教人有序先教以小者近者使知所入而遠者大者固將有所俟而及其可爾非倦而不教也子夏之意只說到此其後四條乃程子發明究竟此章之理以足子夏未盡之意子夏初意亦未說到此也其一言灑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然形而上之理亦即此便是何也蓋理無大小故也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故君子只在謹獨人只爲獨處少有不謹則形而上下便有相間斷陸象山謂孟子言

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此語要參不可放過也其二承之而言聖人之道更無精粗粗事如灑掃應對至精如精義入神以事則不同以理則豈有兩樣非有餘於此而不足於彼也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所以然便是此心之自然而不容已處只徐行後長者上見得道理當然而不容已處堯舜之道便只在此其三承之而言物之有本末如草木之有枝葉本根豈可分枝葉本根爲兩段事也灑掃應對與性命天道皆其然之事若可以本末分而其所以然之理則一而已矣不可得而

分也其四承之而言明於灑掃應對之所以然則從此而上便可至聖人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右此四條皆發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惟其分殊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惟其理一故唯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若不循此序乃欲處下而窺高厭末而求本則反欲速而不達矣凡程子後四條之意大總如此實與首條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爾非即以此爲形而上者也理無大小無

不在故灑掃應對之事雖小而天命之性亦卽是而在焉故父命呼唯而不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音句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音向而扱音吸之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凡此所謂灑掃應對進退之禮也豈有所勉而然哉

生日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固天性儀則之所形也只
看所以然如何便是此等來處也且看如此等應對
坐起之間至小一節之處必如禮則安失禮則不安
是心其孰爲之必有所以然故然則安不然則不安
道散在萬事非有餘於此不足於彼非牽得此處補
得那處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缺
故君子只在謹獨自微而顯自小而章由灑掃應對
上便可到聖人事只是無一處放過○成有遲速質
有大小草木區以別矣故雨露不能速化根器有淺
深工夫有生熟學者之材分區以別矣故善教者不

能一律施○朱子曰區是分限自然有大小不必言人去畦分之○按注曰區猶類也此云區是分限非人去畦分之而馮厚齋乃謂植藝之事各殊區域藝一區畢復藝一區不相凌躐如此則區是畦分不知一區中草木之大小亦自不能齊其說不遠矣○精義入神四字是程子偶舉來對灑掃應對而言蓋灑掃應對只是小者近者由此而上遠者大者至精之事非一言可盡故不得已以精義入神四字該之灑掃應對以事言而事必有理精義入神以理言而理必有事此二者皆以事言則有大小以理言則原

無兩樣故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謂不離乎是也謂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謂都是一箇大本中流出也不可謂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故謂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說到所以然處便無遠近精粗之間所謂一以貫之也此便是有始有卒之理今講學是見得到此聖人是已做到此學者未能便做到此故須循序漸進子夏所以謂教之之不可誣也○文王一日朝於王季者三灑掃應對中便有精義入神處故程子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

仕而優則學章

范石湖曰學優而仕仕優而學是終身之間有時而仕無時而不學也○按學以治心修身非爲人也仕則欲行其所學非可以獨善於已也此其事之異也然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是其理之同也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以及其餘自仕者而言必盡其仕之事有餘暇則學其時也誠不廢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矣自學者而言必盡其學之事有餘力則仕其時也誠不廢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矣○主學而言則仕爲餘用主仕

而言則學為餘功互相發也○仕優尚不可以不學學之於人大矣則夫學未優而欲仕可乎哉子羔為費宰夫子所以謂賊夫人之子也○象山陸子謂子路使子羔為費宰聖人謂賊夫人之子學而優則仕蓋未可也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嗚呼後之人學未優而仕仕而不復知學者皆是也纔一霍便散至於汨沒澌盡而後已可悼哉○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恱

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當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章

南軒曰喪主哀致者自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　）朱子曰子游之言為不及其情而過於文飾者爾范氏乃以不敢過其情為説則於致字之

義爲無所當矣○饒氏曰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末忘本姑爲之抑揚爾

子游曾子論子張二章

兩章皆言子張之不足於爲仁之實既足以見子張務外好高之病又有以見夫仁之爲德根於人心惟求之切近而修其在内者爲足以體之今也尚難能之行餙堂堂之容則於仁之根本意味踈矣孔門以求仁爲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爲仁之方也已○楊氏以莊而難親爲子張之病朱子謂莊不害於自持

非仁之病也以是爲病則夫漫然無廉隅之守使人人皆得狎而易之者又可以爲仁乎○難與並爲仁矣朱子初說只主在已難資其輔而與之並爲仁一邊說謂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意雖病子張之未仁而其言必反於已與子游若小異焉今集注却兼兩邊說○朴實向裏者於已有真切之功於人亦有真切之益故可輔而爲仁亦能有以輔人之仁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章

南軒曰人於他事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

其他亦推是心而已○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盡其真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爲喪禮發也○乎字有感動人意欲人自反自盡不自盡之處也若只說人人能如此則不見得聖人微意

孟莊子之孝章

或問鄧氏此章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朱子曰鄧氏之言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

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爾惡得爲孝哉（）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爲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遂便不能用獻子賢大夫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莊子之賢不及其父而能守之終身不改故夫子以爲難蓋善之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謝尹氏得之但尹氏所謂不足喜者其辭若以爲事小而不足喜之意則非也曾子之意正以爲深可哀矜而有所不忍爾今曰不足殊不見古人怵惕惻隱之意楊侯氏皆引政散民流爲說亦非也所謂民散特以其生業不厚教化不脩內則無尊君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爾○按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至民日遷善遠罪自不至犯刑後世禮義衰微教養之具皆蕩而不存

故民之犯罪有二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當是時深省所以使民至此者方哀矜之之不暇而可以為喜乎治獄者每患不得其情得其情則喜矣不惟不知自反民散之由且喜則忘哀矜而刻覈之意或溢於法之外矣哀矜則不喜而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虞廷所謂欽恤意正如此故陽膚為士師而曾子以此告之

子貢曰紂之為不善章

子貢本意在下兩句紂為不善不但身誅國亡而天下之惡名皆歸之子貢非欲人監於紂而後知惡之

不可爲也要玩下流二字爲惡之人始於一念之不自制衆惡相引而來浸尋日甚故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聖狂分於一念是以君子見不善如探湯貴謹之於始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君子不諱過故方過而人見速改過故無過而人仰如日月雖蝕不免於食而明還何損於明若小人則諱過而掩匿不改過而固吝益重其過而浸尋於下

流者有之矣此章與上章相次意頗君相承夫過而不改紂之為不善之幾也欲勿居下流則亦速改過而已矣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或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掃地否朱子曰未墜地非掃地掃地則無餘矣此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且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文武之道夫子皆師之也○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大者如周禮所載皆禮之大綱領是也小者如國語所載則只是零碎條目是

也○或問何以言文武之道爲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之云者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惟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耶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儔爾○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謂周之文王武王所以制作傳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亡爾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亦是子貢眞實語如孔子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嘗不師但其爲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

聖爾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生知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章

朱子曰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歆動得人孔子自言達不如賜勇不如由○葉氏少藴曰子貢晩見用於魯懼吳之強大脅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朱子曰古人宮外只是墻無今人廊屋○或問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

不得其門而入也曰不然顔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他人自不能入爾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兩人説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人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顔子何異顔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南軒曰武叔亦豈真能知子貢者使果知之則於夫子之門當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朱子曰日月之喻但取其至高○多字集注無音葢只如字讀而注云多與祗同按韻書祗音支詩曰祗自疷兮又曰祗攪我心漢書司馬遷傳祗取辱爾鄒陽傳祗結怨而不見德皆爲適所以之辭此云多見其不知量者亦曰適所以見其不知量爾

陳子禽謂子貢章

朱子曰立之斯立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之類葢此得以立之便自立得住也動之斯和如又從而振德之振德有鼓舞之意如舜之從欲以治惟動丕應徯

志便是動而和處○愚按立之如所謂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老者衣帛食肉少者免於饑寒之類道之所謂道之以德投爲學校庠序敎以人倫之類精神在四箇斯字上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嘗謂天人所爲各自有分而惟聖人一之如此章尤見得此意分明立之如播植人也而其遂則天斯立如敏樹天也而植之則人下三句皆以此意看見得聖人神化與天地同流處道之斯行無違敎也舜愼徽五典五典克從亦是意也苗頑不卽工歲以征討而猶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綏之斯

深之實也動之斯和集注引於變時雍爲釋則亦可以想見其實矣○勉齋曰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或曰子貢智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卽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卽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雲峰胡氏曰此

章集注當與首篇子禽問於子貢通看前謂聖人過
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此則引程子曰聖人神化上
下與天地同流然則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子貢於是
始知之矣前引謝氏曰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
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引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
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然則前不過謂子貢亦
善觀聖人今則可謂真知聖人矣讀集注者當看其
前後相應處便可見晚年進德處且子禽之問凡三
始則疑夫子之求聞政次疑夫子之私其子今則疑
子貢賢於夫子所見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之稱夫

子亦三始則喻以宮牆之未易得其門而入次則喻以日月之不可踰今則喻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其所見每進而益高若以爲皆孔子弟子也其所見抑何霄壤之邈如是哉其死也哀而子貢哀慕之心等於父母至廬墓者凡六年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益益深矣○按陳亢遊夫子之門矣而所見與叔孫武叔等得其門而入者或寡矣豈不信乎○陳亢實子貢弟子疑因子貢而嘗從夫子遊者聞政異聞之問皆鄙俗之見○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爲者言也夫子不幸而不得時

不得位故其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使得時得位則其神化之功用真有與天地同流者終言如之何其可及以其神化之不可測者言也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目者所共覩夫之所以爲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必子貢之智始足以知此彼陳亢者其不足以及此宜哉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章

或問歷數之說朱子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

之屬於此人則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於圖錄而爲言也曰執中之說如何曰聖賢所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中庸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名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爲是而守之哉曰周有大賚之說如何曰詩之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蓋克商賞功之時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者也○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當時

告舜只說得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說得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其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大要却不出此大要於此可見○成湯既放桀而告諸侯述其初

請命伐桀之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
皇后帝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
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討罪任諸已命德聽
諸天葢湯之心但知奉將天命而已張子曰言桀有
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
臣善惡皆不可掩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問
簡在帝心何謂簡朱子曰如天檢點數過一般此述
其請命告詞○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
所爲葢天降衷於民而以克綏厥猷付之一人必使
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性而安於其道方無負

於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爲君者敎之不至養之無素而處之或失其宜也非民之罪乃君之罪也朱子以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蔡仲默謂此不但聖人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湯以此告諸侯以見天子諸侯所以奉天脩職之不易也○詩序曰賚大封於廟也孔氏曰左傳云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武成說武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樂記言將帥之士使爲諸侯此皆武王大封之事三山李氏曰封必於廟蓋歸功於祖宗不敢專也○愚按周有大賚大賚二字用周書武

成篇中之語也善人是富則言大賚之所富者皆善人此却又似用詩中之意也故集注各本其所出以釋之或問以錫予善人爲克商賞功之時即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者則大賚二字雖用書中語而意在下句不可便以解書者來解此也書武成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孔氏曰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大賚○饒氏說非是○南軒曰周有大賚惟善人之是富雖有至親不如仁賢如周公雖至親亦以尊賢之義爲重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武王

公天下之心與成湯無以異也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厚齋馮氏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雖紂至親不獲用也予小子旣獲仁人祗承上帝蓋武王有亂臣皆爲用也奉天討罪以罪己爲本故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按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成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意同故注不再說與今蔡氏書傳中說不同○述武王事都是反紂之所行善人是富紂之所富皆不善人

也周親不賢權量不公法度隳壞百官不職滅人之國絕人之世逸民遺棄在下而不用武王一切反之○權量謹其在官者舉於上則同於下矣月令春秋日夜分皆同度量平權衡鄭玄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齊陳氏以公量收私量貸是末世公量小而私量大也法度審之可因則因可革則革廢官脩之非其人之謂廢舉其職之謂脩是三者政之綱也故四方之政行焉興滅繼絕還是兩事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也逸民仁賢之不在位者此三句皆有事證合人心之所欲故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

祭不言五教者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知慎終追遠固教之本也○自周有大賚以下皆武王之事○帝王之事何以盡於寬信敏公四字帝王爲政雖寬嚴異宜然大要以寬爲主也寬而不信令無以行信而不敏事無以成至於公之一字如權衡之於物如雨露之無私天下之心所同者公也聖人以天下之心爲心大公之政也此所以民無不説也三代而後如漢祖之寬大文景之恭儉或得其一節皆足以致治況盡其全者乎

子張問於孔子章

朱子曰謝氏云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饑不寒何費之有勞人以力所不堪則不免於怨擇可勞而勞之以佚道使民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則人何怨之有○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爲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己治人其理一也○愚按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何以見其泰而不驕處此正程子所謂出

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
胖動容周旋中禮者也○南軒曰正衣冠尊瞻視臨
之以莊也持身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
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巳之心則猛而反害於
威矣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
不猛存於巳者也爲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
仁其本歟○問四惡之說朱子曰虐也暴也賊也謝
氏得之有司之說楊氏爲當謝曰古者以五戒先後
刑罰所以警昏愚懲怠慢也戒之旣至然後可以責
成矣不先戒之彼且烏知先後緩急之所在遽以視

成不亦暴乎令嚴者欲其不犯聚衆以誓之垂象以曉之讀法以諭之上自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可得乎如是而致期焉期而不至則罪之是罔民也楊曰非其義也一介不以與人而不爲吝義在可與而惟出納之吝在有司則爲善在上則爲惡天下之事亦惟當其可而已○猶之均之也如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君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澁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

意如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爲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爲處便果決爲之○愚按不戒視成與慢令致期之所以分蓋二者皆刻急之病但視成如今官府之受成致期如今官府之立限周公之營洛邑也賦工命役咸勤詰治戒之如此其至也然後視其成焉而不徵於素蓋功緒業次分任之者各有司存而提挈綱維全在於上若但曰吾知責其成而已而無夙戒之道則卒遽無

漸而人難於效功矣費誓魯費公之令衆也甲戌我惟征徐戎甲戌我惟築期會明審如此芻糧之不備楨幹之不供則有其刑其令之嚴又如此孰敢不依期而集哉今也慢其令於先而刻期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則是賊之而已使人何以趨事哉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命者如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也人不知命則於得喪之際不免容心以爲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不顧其枉道失已而爲之殊不知由此而得之命也非汝求之之功如此而不得亦命也益見雖求無益

是不問得不得其於小人皆枉做也故人必知命而後能安於義安於義者為君子不安於義者為小人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此得夜一關打得破與不破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是入門第一步聖人為學者言之若成德之君子則不待言命矣○禮是扶策人底物立字兼內外說記曰禮釋回增美質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釋回謂消其非僻之心惰慢之氣增美質謂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竹箭之堅在筠禮之捍外誘也如之松柏之堅在心禮之固內守也如之筠竹膚青處堅而有力

○學而篇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中庸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知人之爲急如此而其要只在知言之是非得失皆心之發故知言則能知人要知難處正在知言上非理明有主不能知言○按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只知古人一相見之間相見而視相見而言各有威儀之則真是耳目所加手足所措皆有向方如此習成便德性堅定所以能立

○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此總說此一章之意又曰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此

總說讀論語愚謂今人於論語童而習之正以爲科舉之用鮮復能反之身心知其切已而能踐行其一言一句者非侮聖言而何讀而至此其頗有泚一旦發憤自強可也○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所以徒喪所守而爲小人也○朱子曰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爲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

以學爲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